

2102

(14)

#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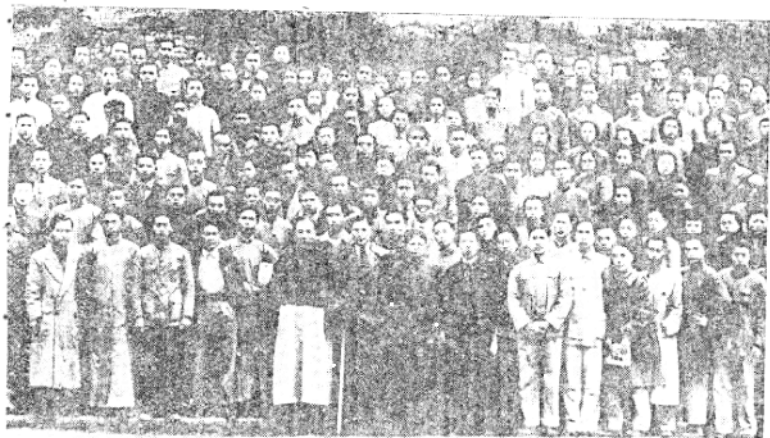
第九辑

(六)

9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马寅初先生与重庆大学商学院全体师生举行话别会后合影（部分）。前排当中穿马褂者为马寅初先生。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六日）

中共重庆大学党委宣传部供稿





革命 (木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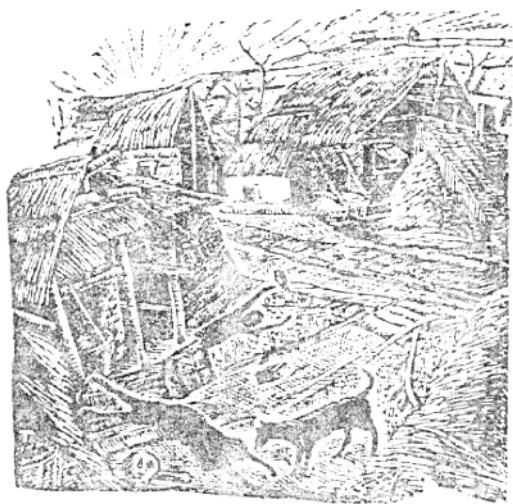
刘建庵作

(一九三八年)

四川的农村 (木刻)

邓中铁作

(一九三七年)



## 目 录

- 八年烽火忆山城……………张友渔 ( 1 )
- 抗战期中的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  
及其演进……………谢立志 ( 17 )
- 育才学校的诞生和成长 ……原育才学校在渝部份师生 ( 28 )
- 社会大学的艰苦历程 ……………周西平 ( 45 )
- 记《中国学生导报》……………甘祠森 ( 60 )
- 《中国学生导报》在战斗中  
发展壮大……………杜子才 戴文葆 李 浚 ( 66 )
- 马寅初被捕始末……………赵国恩 ( 91 )
- 郝桂林自杀经过……………雷启汉 ( 107 )
- 陈独秀晚年生活……………张永通 刘传学 ( 116 )
- 附：陈独秀抗日战争时期文章、讲演、书信编目
- 回忆中华剧艺社……………张逸生 金叔之 ( 126 )
- 回忆怒吼剧社……………李智仁 张亚光 林巖峰 梁少侯 ( 140 )
- 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活动琐记……………赵佑彝 ( 147 )
- 第一届戏剧节纪实……………黄中模 ( 153 )
- 早期木刻运动在四川……………鄧中铤 ( 161 )

# 马寅初被捕始末

赵国恩

## 一、向四大家族开出的第一炮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他热爱祖国，坚持正义，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为我国培养经济理论和工商管理专业人才，为民主革命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抗战开始后，马老辗转来川，一九三七年为重庆大学筹划创立了商学院，并担任院长兼教授。一九四〇年，日本帝国主义铁骑深入国土，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根本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恣意推行投降卖国的独裁统治政策。人民生活穷困，国民经济破产，而豪门巨富却把收括来的大量黄金美钞，存入外国银行，马老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中国银行顾问、中国经济学社社长，满怀悲愤，一九三九年有一次立法院会议上，他根据大量调查材料，提出了一个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议案；同时在香港《工商日报》和《大公报》上相继发表文章，大声疾呼：“现在前方抗战，千百万将士牺牲流血，亿万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之达官贵人，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反而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要求政府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将其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倡。”马老认为：“今日发国难财者，除商人外，尚有利用政治力量而发财者，此种行为，本非官吏所应有，故实行资本税，必须先自发

国难财之大官始。”向“四大家族”发出了公开挑战，引起了全国及世界舆论的重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日，马老应黄炎培先生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第一次在市中区黄家垭口实验剧院（今市杂技艺术团），向社会各界人士公开演讲。这一天，不但大厅座无虚席，连窗口和过道都挤满了人。他照例没带讲稿，跨上讲台，劈头就说：“今天我的儿女也来了，我的讲话就算是对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死于前方，我们文人也要不惜死于后方，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来见我？在南京我教过他的书，难道学生见不得老师吗？他不敢来见我，就是因为他害怕我的主张。……有人说他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马寅初认为他不够格，他只是‘家族英雄’。他若要做民族英雄，必须作到四个字：大一义一天一亲！……站在后边的宪兵警察们，你们要逮捕我马寅初吧，那就请耐心等待，等我讲完再下手不迟！”马老引用了大量确凿的材料，痛骂了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利用抗日战争，依仗政治权势，趁火打劫大发其国难财的可耻行径，义正词严地宣传他开办“临时财产税”，征收豪门巨富的不义之财，充作抗日经费的主张。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马老讲完之后，大批听众簇拥在他的身边，一直陪送他离开实验剧院，走到七星岗郊区公共汽车站，在掌声和欢呼声中把他送上公共汽车回沙坪坝。

马寅初先生在香港发表的文章和重庆的公开讲演，像一柄柄锋利的匕首，刺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蒋介石“深恶痛绝”。就在这次演讲后，蒋帮特务恫吓马老：“再行攻击，当以手枪对待！”马老立予驳斥：“所有指责，全系事实，有实据可查，非讲不可！”十天以后他又再次应重庆大学经济学会邀请在沙坪坝重大大礼堂，作了第二次公开演讲，更加盛况空前，就连大礼堂外的空地都挤满了听众。讲完后马老向大家：“你们赞成我的主

张吗？”场内场外都举起手来鼓掌。马老不畏强暴，大义凛然的精神，受到人们的衷心爱戴。

## 二、所谓的“前方考察”

过了几天，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六日<sup>①</sup>，蒋介石果然对马寅初先生下毒手了。这天清晨，宪兵第六团一位姓胡的团长奉命率领一连宪兵，包围了重庆大学校门口的马家住宅。当时，马老正在吃早点，宪兵团长走进马家向马老声称：“委员长要见你！”马老心中早已明白，放下碗筷，从容地随着宪兵团长去了，直到下午都不见回来，家属找到宪兵团长家中，推说已经押解过南岸去了，对真象秘而不谈。

马老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即传遍山城，邹韬奋很快就告诉了黄炎培。黄炎培先生听后深为骇异，立即写信给张治中进行营救。隔天张治中面告黄炎培：马之被捕，并非起因于职教社演讲，因他在重大多次演讲，直指孔祥熙、宋子文，被人告密，目前尚留在宪兵团长家中，已囑好生优待。

马寅初先生被捕之后，重大师生十分震惊，一时议论纷纷，立即掀起了一个营救马老的怒潮。不少主持正义的同学秘密串连约集沙磁区各校学生，争取第二天举行游行，到行政院请愿，要求释放马老。不料消息泄露，第二天（七日）上午，学校当局抢先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进行游说。并传出消息：“马先

<sup>①</sup> 关于马寅初先生在重大被捕的时间，国内各报刊大多登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八日。这是根据重庆《新民报》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九日刊出的“马寅初昨日挥泪别重大”来推算的。根据当年参加重大学生运动有关同志的回忆和记载证实：马老的被捕日期应是十二月六日，八日晨返校“话别”。十二月九日重庆《大公报》“渝市点滴”第一条：“重大商学院长马寅初六日离校，亲友甚为关切，昨闻马氏已返校。”重庆《国民公报》十二月八日“沙坪拾零”中刊登：“重大商学院长马寅初氏忽于六日离校，有关各方甚为关切，忧戚终日，极盼马院长早日返校。”几家报纸所称马老“离校”云云，不过是暗示被捕的拙笔而已。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在马老被捕之后，曾密令重庆各报不准发表“逮捕”消息，国民党中央社在十二月十三日发布新闻，胡说什么“立法委员马寅初奉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启程。”强令各报刊登。



生是暂时调去前方考察经济，明天即返校话别，暂时移交一下商学院的工作。”等等，来掩盖被捕的真实情况。但是大家心里明白，在广大同学当中，马上展开了一个马老离校是“逮捕！”或者是“调用！”的争论，许多同学认为“逮捕”是实，“调用”是假，主张马先生一返回学校，就把他留下保护起来，并立即罢课，表示抗议！一些反动学生则诡称：“马先生是调到前方去考察经济，应该听从党国安排。”双方争执不下，只好提交学生会干事会进行讨论，干事会由晚九时开到第二天凌晨二时。最后在所谓“多数”的操纵下，通过了“让马先生去前方考察经济”的决定。

十二月八日上午，马寅初先生在宪兵团长和一群装扮成学生模样的便衣特务的监视下回到重大举行“话别会”。马老在会上照样侃侃而谈，一次又一次地控诉“四大家族”的罪行。随同马老返校，身着西服革履的宪兵团长一时慌了手脚，赶忙上前阻止说：“马先生这次奉命调上前方考察经济，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们动身走吧！”想把马老强行带出会场，广大同学激于革命义愤，不断发出：“马先生不能走！”“请马先生讲下去，不愿听的人滚出去！”的怒吼。少数反动学生则急呼：“请主席宣布昨晚干事会的决议！”吵吵嚷嚷，乱成一团。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掩盖捕押马老的真相，故作姿态，不但安排了这一场“话别”闹剧，而且还布置了“摄影留念”。正在广大同学坚决不让马老离开之际，一个反动学生跑到主席台边大声宣布：“礼堂外照像机都摆好了，请大家出去照像！”许多同学急得放声痛哭！但激于对马寅初先生的崇敬和怀念，只得离开会场，和马老一起合影留念。马老“被捕”的消息，国民党反动派严加封锁，不许泄露，第二天(九日)的重庆《新民报》登了一条短短的“本报特讯”：“马寅初行矣，昨日挥泪别重大。”冀图从侧面戳穿所谓“去前方考察经济”的真相，给读者一点暗示。事实上当天马老在宪兵

特务的押解下离开重大，非常从容，没有半点眼泪。相反，当全院师生送他走到校门口时，他回到家中拿出一本英文书来交与银行系主任丁洪范教授，并向大家宣布：“抽资本税不是我马寅初发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就实行过。对豪门巨室，抽其财税，是理所当然；我走了以后，还望你们多多研究，坚持下去！”然后才昂首阔步，踏上汽车离开重大。

### 三、壁报的风波

马寅初先生被捕之后，全院师生义愤填膺，我们在地下党<sup>①</sup>组织领导下，纷纷签名，向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写了《陈情书》，同时酝酿草拟《罢课宣言》。为此暗中往访丁洪范教授请求给予指导，适值法学教授丁哲明在座。两位老师在同学当中颇孚众望，但迫于当时形势，态度都十分审慎，只说：“马先生被捕，不是重大一校、重庆一个地区的问题，是事关全国的大问题。弄得好有如‘一二·九’学生运动一样，促使国家政治前进一步，弄得不好，中国的政治会更加黑暗，我们不便多言。同学们应如何作，可大家多商量，人多智慧多，力量大。”并嘱：“言行特别谨慎。”我们去见了洪范时，我们已经被人跟踪，并放出谣言，《罢课宣言》是丁洪范教授代我们草拟的，以致后来不准他再为学生上课。

全院同学在《陈情书》上个个签名，大意是说：马师学者、专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一片丹心，忧国爱民。值强寇压境，国家民族处于危亡绝续之秋，奔走呼号，声嘶力竭，纯为救亡图

<sup>①</sup> 笔者进入重大后，参加了地下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民主社”，在沙坪坝的六人小组中（重大的周亚君、鄯宝璋、赵国恩同学和中大的王继纯、张士焯、张孝孔同学），王继纯、张士焯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个小组实际上是领导“援马运动”的秘密参谋部。在祝寿、建亭阶段，我与张士焯、张孝孔都已搬出学生宿舍，住在沙坪坝街上“日用品公卖处”楼上（鄯宝璋兼公卖处主任），王继纯、周亚君几乎每晚必来公卖处楼上聚会。

存。肝胆可照。主张征收临时财产税，从经济学观点来阐发，实国家财经困难救急之计，俾足食足兵，坚持抗战至最后胜利。学生等深受马师严格教育，自其来主重大商院，认真负责，不辞劳瘁，延聘名师学者来校任教，商院声誉蒸蒸日上，同学学业不断提高，马师爱校爱生也即爱国爱民，生等同马师朝夕相处，故知马师深。化雨春风，是爱马师切。马师年届六旬，天寒岁暮，倥偬远成，情何以堪？而数百学子，羔羊迷途，学何以进？故为马师计，为生等计，为国家民族计，涕泣陈词，恳请促马师返校主持院务。等等。

我们明知《陈情书》送到国民党政府去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因此，同时草拟了《罢课宣言》，酝酿全校罢课，争取得到社会舆论支持，扩大影响，营救马老。沙磁区各校同学也暗中派人联系，表示只要《罢课宣言》发出，他们就立即响应。《罢课宣言》内容大意是说：日寇侵华，步步深入，国家命运，危如垒卵，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生存，前方将士浴血抗战，而后方却有些人毫无心肝，藉抗日民族危机，利用政治权势大发其国难财，并将钱汇存外国银行，准备逃亡出国去当富翁寓公，使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国民经济陷入绝境。马师嫉恶如仇，心情悲愤，心昭日月，气冲牛斗，不畏强暴，振臂高呼，全国响应。马师的主张在理论上充分根据，在事实上是济世良方，然而不得采纳，反失自由！恶讯传出，舆论哗然，凡有心肝，无不发指！我们受马师数年教育，春风化雨，受益无量，我们决效法马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正气凛然的精神，举行罢课，以示抗议！马师一片丹心昭日月，临危不屈泣鬼神，我们决定坚持正义，贯彻始终，吁请社会舆论声援，争取各界人士协助，马师一天不返重大，我们一天誓不复课。

当时，重大学校当局为了敷衍场面，也假意同情马老，借以缓和同学的义愤情绪；一面却利用学生会出刊的一张壁报掀起风

波，来转移准备罢课的大方向。事情经过是：马老返校话别的第二天晚上，学生会干事会学术股的赵仲昂同学编好了一期壁报，来征求我们的意见，讲到其中有两篇文章可能会触怒学校当局。我们大家认为只要是事实就不要怕。第二天清早，壁报贴出不到一个小时，王纲英同学跑来找到我们说：“壁报闯祸了！校长在那里大发雷霆，他公开表示要辞职不干！”因为壁报上有篇《论世风》的文章，引用了一些古代的成语格言，内中有一条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天说彼此好朋友的人，也许明天送你上断头台的就是他。”学校当局就以此借题发挥，贴出布告，订于下午二时召开全校师生紧急大会提出辞职，与全校师生告别。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上，校长一口咬定“我不反对任何政党公开提意见，但任何政党都不容忍出卖朋友的人。今天商学院有同学认为我出卖朋友，我受不了，我不够为人师表了。我的辞职函电已经发去，我马上就离开学校”。说完就走出礼堂大门坐上轿子，过江回家去了。果然不出所料，在全校同学当中，引起了全校性的大论争。

校长走后，有个三青团学生逼着要我们交出投稿同学名单，并说他们即令不是共产党也与共产党有关，必须给予处分，才能挽留校长。这些无理要求，我们坚决反对，一时群鸦鼓噪，在校园之内贴满了所谓“质问商学院学生会负责人”的大字报。其中一张具名《理工两院大同盟质问商学院学生会负责人》的大字报公开提出什么校长被你们气走了，现在全校群龙无首，一切行政无人负责怎么办？总务长也要辞职，不再管战区同学们的伙食费申请筹措了，战区同学们要吃饭怎么办？！等等。妄图制造矛盾使全校同学不和，以此来破坏罢课运动。理工两院主持正义的同学们（援马派）明知这些都是国民党三青团学生干的，也就纷纷用系会或学会的名义贴出大字报，并盖上系会或学会的图章，公开声明：“理工两院从来没有所谓‘大同盟’的组织。”指责他们

是“南京汪精卫伪组织在重大的变种！”给这些学生当头一棒，对我们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不一两天，这个“大同盟”的大学的报和标语，被广大同学们撕得片纸不留。充分显示了正义的力量。但是，终于因为干事会内国民党三青团学生的阻挠和破坏，《罢课宣言》竟未发出，罢课运动也流产了！在这种情况下，校长在一些教授和学生的挽留下也就回到了学校。

#### 四、祝寿会和“寅初亭”

校长返校后，首先是丁洪范教授受到迫害，不再让他上课，但聘约是定期一年，不便立即解聘，改作“研究教授”。这一决定，引起了广大同学的不满。在地下党领导下我们决定发起为马寅初先生庆祝六十寿辰，对马老身陷囹圄，表示深切怀念。为了把这次祝寿大会开好，我们总结了“游行请愿”、“返校话别会”和《罢课宣言》被破坏的教训，决定踢开原有的学生会干事会，另行组织“祝寿筹备委员会”来主持其事。筹委会组成人员，除原有干事为当然筹委外，另由各系、班选出一名筹委。由于我们在广大同学中加强了工作，新选出的筹委绝大多数不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并在筹委会中形成了以胡仁庆、李桂、赵仲昂、赵国恩等同学为领导核心，另外组织了周亚君、鄒宝璋、王纫英、徐修梅、吕德润、张若鲁等同学为骨干力量，协助推动工作，使绝大多数同学都站到正义立场一边。

筹委会内分文书、财务、总务、交际联络、文娱等股。为了把这次祝寿大会开好，研究决定：（1）必须扩大社会影响，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援；（2）通过祝寿，进一步发起在重大校园内修建“寅初亭”，作为对马寅初先生的长远纪念。随即由李桂同学起草《祝寿启事》，交周亚君同学带进城内，经过多方努力，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的重庆《新民报》和《大公报》的广告栏内刊出。原题《重庆大学全体学生为庆祝马院长寅初六十寿

辰启事》，原文如下：

本年欣逢马院长寅初先生六十大庆，我全体同学为崇德报功，敬老尊贤起见，除将建亭购书以资纪念外，并订于三月三十日<sup>①</sup>午后二时，在本大学礼堂开会庆祝，当晚举行游艺。凡马院长亲戚友好，届时敬祈光临指导。恐柬不周，特此奉告。赐教处：重庆大学商学院办公室。

重庆《大公报》在刊登我们草拟的启事时，有意把文内开会“庆祝”改为“遥祝”，暗示马老已经被捕不在重庆。

这两家报纸原来都预约将《启事》连刊三天，不料刚登了一天，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就飭令两报撤版，不许再登。我们得知后，再派周亚君同学进城，在广大社会人士和新闻界的支援下，将《启事》中的“全体学生”改为“商院学生”，把“遥祝”改为“庆祝”，在三月二十四日的《大公报》上又“抗命”登了一天。

《启事》登出后，蒋介石十分恼怒，当时由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出面，立即“手谕”重大校长：“贵校学生为马君祝寿之事，委座甚为怀疑，事前校方是否知悉，事后作何处置，盼速查明陈复。”学校当局接到“手谕”，惊恐万状，手足无措。当晚通知我们到校长办公室谈话。经研究决定由我和胡仁庆筹委一起同往。走进办公室后，校长一面将陈布雷的“手谕”拿给我们传阅，一面带着沉重的心情说：“你们又给学校闯大祸了！为马先生祝寿，何必去登报呢！事前也不告诉我，现在委员长都震怒了，你们应当马上停止举办。明天去登一个广告，说明停止举行了，广告如何措词不失面子，我帮你们拟稿，这样我才好回陈布雷先生的信。”我们当即拒绝，争执不下，最后约定于第二天上午召开紧急筹委会议，请学校当局到会向大家说明。我们从校长办公

<sup>①</sup> 马寅初先生生日是农历五月初九。我们为了早日争取社会人士营救马老，祝寿会决定提前于三月三十日举行。

室回来，连夜分头串连，其中包括筹委会中可能争取的三青团同学，准备第二天同校长舌战一场。

第二天上午刚一开会，校长就想抢先发言，借以控制会场，胡仁庆同学立即制止：“校长不是筹委，请等我们筹委会主席报告后，你再发指示。”他只好坐下来。由我首先报告了昨晚与校长的谈话经过。然后由校长发言，他胡诌一通，大谈什么“马先生明为‘调用’，实系逮捕。政府已经逮捕的犯人，你们竟然要崇德报功，敬老尊贤，岂不是存心讽刺政府不崇德、不报功，不敬老、不尊贤了吗？”胡仁庆同学当即反驳说：“政府从来没有宣布过逮捕马先生，因此，政府也可以崇德报功，敬老尊贤嘛！”校长只得摊牌说：“现在委座已经甚为怀疑了，你们的祝寿会就应该停办才是。”我即插话：“怀疑只能解释，不能回避。我们心里光明磊落，为了免去委座怀疑，证明我们心中没有鬼，看来祝寿会更势必非办不可了。”多数筹委都齐声赞同。校长只好一声长叹，说：“你们不到黄河心不死！那你们推出学生代表，跟我去见陈布雷先生。”

当天下午，我和另一个同学随校长去到陈布雷公馆。下午跑了一趟，晚上又跑一趟，等了几个时辰，陈布雷才回到家里，接见我们。校长向陈分别介绍了我们的身份，先由我发言，说：“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为马先生祝寿，竟引起了委员长的关心，马先生桃李遍天下，不登报不足以布达四方，只有请陈先生代为转陈：我们纯粹是从私人感情出发，委员长为国辛劳，日理万机，就不必为这样小事烦劳操心了！”陈布雷冷笑了几声，然后开口说：“你们这个祝寿会一开，有些人就想来你们会上大骂政府一通；其实，哪个国家的政府没有人骂，又哪个国家的政府怕人骂呢？反正国家有的是法律，我劝你们要三思而后行！”我们接着补充：“祝寿是师生亲友团聚，纯属私人琐事，这有什么不可以呢？”陈布雷立即把脸垮了下来：“我不是教育部长，我不能答

复你们的问题：我不过是你们的老朋友，才写信给他。反正国有国法，你们好自为之吧！”他转身问校长：“你怎么引起学生代表来找我呢？”问得校长下不了台。同去的学校训导长才转弯说：“布雷先生与叶校长是老朋友，校长多坐一会，我和学生代表先走一步了。”我们走出客厅，陈布雷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站也不站起来送一下，他是在摆大官架子，还是流露了自己的沮丧心情，这只能由他自己去作回答。

从陈公馆回来的当晚，校长又找我们谈话说：“政府的态度和意图，你们在陈布雷先生面前已看的很清楚了。你们是不是可以不搞了？”我答：“临近会期只有几天了，这是大家的事，就请校长向大家说明。”第二天上午再次召开全体筹委会议。我将昨晚会见陈布雷的情况向大家报告之后，校长讲话提出：“政府的态度，你们的代表昨晚已亲自看到了，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就此止步。”许多筹委当即表示：“陈布雷的话是不负责任的，他不是教育部长，不能答复我们的问题。”校长听了很不耐烦，说：“你们不见棺材不掉泪；好，我今天就引你们的代表去见陈部长吧！”当天下午我和一位同学又随校长乘校车进城，到教育部会陈立夫，殊不知陈立夫开会去了，秘书叫我们在会客室等候，校长在会客室里来回踱着步子，叹气连连，又去部长办公室联系一阵，终于忍不住冒火地说：“你们为了对得住马先生，就把我踩在地下，于心何安？我受不了这口气，我要辞职，今天就当而提出。”我们没有理睬，心安理得地坐在沙发上。从下午二时等到五时，陈立夫还未回部，改由教育部次长顾毓琇出来接见。顾毓琇说：“你们有问题，能到教育部来，说明你们没有失掉学生身份。你们两人的情况叶校长已介绍了，是无共产党关系的纯洁青年。那么，教育部今天就明确告诉你们：“祝寿会停止举行！”他回过头去叮嘱校长，要他回到重大立即发出布告，就说“奉部当面谕祝寿会停止举行！”校长几翻点头称是。最后，顾毓琇说：



“教育部的指示是明确的。至于你们是不是遵照办理，那只有看你们的了。你们是大学生，已经知道一切行为的后果和责任了。”顾颉站出来先跟校长握手，然后向我们点头示意告别。

不论是陈布雷的蛮横，或者是顾毓琇软中带硬的恫吓，都不能改变我们为马老祝寿的决心。从教育部回来的第二天，学校贴出了停止举行祝寿的布告。三月三十日祝寿这一天，重庆《新华日报》也刊登了“本报纪念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之稿二篇奉令免登”的《重要声明》。学校当局并下令把大礼堂和大教室统统上锁，连电灯泡都下了。祝寿这天，校长、教务长、总务长都分别离开学校。电工房接到通知：“祝寿会一开，就立即停电。”面对这个形势，我们就只好打开大礼堂楼上一间大教室，及时布置成为寿堂。正面贴上“明师永寿”四个大金字，四壁挂满了各方送来的寿联、寿幛。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合送的寿联是三月二十四日（会前六天）送来的，写的是“桃李增华坐帐无鹤，鸾书作伴支牀有龟。”《新华日报》送来的寿联写的是：“不屈不挠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有一幅寿幛写的是“老马识途”，另一幅寿幛写的是“马首是瞻”。由于送来的寿联、寿幛很多，连寿堂外面的过道上都挂满了。孔祥熙在马老未被捕前也送过一付寿联，我们就将它挂在寿堂进门口处，正如当时社会上有些人家为了驱鬼，在进大门口处贴上“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的大红纸条一样，我们也想借此驱除特务前来捣乱。孔祥熙送来的这付对联，果然起到了避免纠缠的妙用，沙坪坝警察局还正式派人来问我们：“今天孔院长会不会来？若来，我们好加岗保护。”

《祝寿启事》原订三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开会，实际上重庆各报记者及部份来宾，上午就到重大来了，招待组分别向来宾和记者们详细说明了我们在筹备过程中所受到的种种刁难。大家亲眼看到学校当局“停止举行祝寿”的布告，还挂在原地“展览”。